

月 / 亮 / 岛 / 文 / 化 / 随 / 笔

南  
帆  
著

追  
问

往  
昔



# 追问往昔

●南 帆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追问往昔

南帆著

责任编辑：萧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10,000 印数：1—4,5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974-1}{\text{I} \cdot 1561}$  定价：12.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目 录

我们从哪里来	1
谈裸	5
面容意识形态	10
躯体的牢笼	36
说病	50
一握之间	55
目送	70
晚上三条腿	73
说闲适	77
何处是归程	80

城市风景线	84
消失的巷子	91
家居四君子	95
电视机与遥控器	100
其实山不在高	104
追问往昔	108
自由与享用	113
个人姿态与对话	117
人文精神·文化基因·文学批评	121
冲破慵懒	127
先锋作家的命运	130
找到与丢失	136
为球而狂	140
一握成拳	144
默契的朋友	157
浪漫的人	162
叩访感觉	165
服装琐谈	182
服装小札	187
枪	202
钱就是钱	210
包装的神话	218
无知的想象	225
符号的消费	228
话语兴奋剂	231
泡沫文化	236
伟大的无用	242
书籍的天地	246

数字的图像 255

找回的硬币 261

后记 264

##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来？”这个句子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现代提问。我的思绪掠过“上帝”、“传统”、“根”这些深不可测的字眼，陷于迷惘茫然。然而，如果伸出手挡住种种终极的哲学苦恼，那么，谁都知道一个生理学的常识：我们从娘肚子里面来。我们说不清轮回、投胎这些奇怪的历程，但谁没有见过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呢？

无论是洁白的产房还是熏黄茅屋，一个人的呱呱坠地都是不同寻常的事件。护士或者接生婆大声地恭贺，周围的人都分到了红蛋，父母早早就开始翻阅字典，绞尽脑汁地为这个崭新的人儿定一个名字。一切都流露出难得的隆重。人们相信，这个人的历史从这

里开始了。许多人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纪念自己的生日，这是他们对于自己历史源头的反复确认。他们时常将眼下现有的一切同这一天联系起来。事情似乎就是如此简单：“我”就是在第一个生日成为确凿的物质实体。

可是，这样的隆重遮住了事实的背面：一个人的出生并不意味着主宰了自己的历史。相反，这恰恰是他对自己历史无能为力的证据。一个人的躯体不是自己制造的。他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长出三条腿，五只胳膊，甚至连将单眼皮改成双眼皮这样的细节也难以实现。他丝毫没有设计自己躯体的权利，他的躯体出生不过是另外两个人一次性高潮的副产品。一些人可能权倾天下，功盖环宇，但他们同样掌握不了自己躯体的来龙去脉。没有一个伟人能够指定自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一个伟人能够阻止自己的出生。他们的傲慢在这里遭到了严重的挫折。统治他们的业绩丝毫无助于统治自己。

一个人赤手空拳地来到世上，他在自己的历史之中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甚至没有贮存到他的记忆之中。我曾经企图重温自己的婴儿时期。然而，昔日如同一个巨大而又朦胧的渊藪吞没了我的所有回想，使我无法抵达。我后来的确知道，我出生于一个热风熏人的夏天，出生不到十分钟就开始吮吸大拇指，啼哭起来恶狠狠的，喜欢破坏家里的几台钟，厌恶地拒斥布娃娃，从床上摔到地下依然酣睡，如此等等。但是，这一切不是来自难忘的经验，而是来自父母和外祖母的话语描述。换言之，我的历史并不是我自己书写的。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出生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事情，同时，出生又是一个人无法过问的事情。一个人的出生更像是蒙蔽于“被”字下面。一些哲学家甚至形容说，出生是一个人“被抛”到了世界上。

为什么父母怜爱子女超过了子女孝顺父母？这包含了父母的



歉疚之意——他们总是专断地把子女送往人间，从不在事先征询当事人的意愿。

当然，怜爱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之中严峻地说，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就是判断是否值得活下去的依据。但是，许多人还来不及想清生活的价值，他们就不容分说地降临了人世。这使人世增添了无数苦恼的人，同时也为许多人的不负责任找到了最大的借口。如果一些人对于这个世界深为不满，他们的拒绝方式只能诉诸死亡——一个人无法事先逃避他的出生。这就是加缪将“自杀”看作真正的哲学问题的理由。出生不可思考，出生是不由自主的。的确，如果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出生与否，那么，这个世界必定会简练许多。

被动的出生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矛盾。一个人无法创造自己的躯体，但他却必须维护这个躯体的一生。现实要求他的双手托住这个躯体的全部重量，自己管理自己。母亲的分娩是一次强制性剥离，剧痛和斑斑胎血证明了这种分离的残酷。这象征了不容抗拒的指令：承担自己的历史。剪断了脐带实际上也就是砍断了联系着母亲的缆绳，从此他开始独自漂流，只身入江湖。他只能偶尔在睡梦中曲蜷起身子，重温浮游在母亲子宫羊水之中的快乐。不用说，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

许多人在出生之后本能地拒绝这个事实，拒绝接受自己的历史。婴儿无限地迷恋母亲的身体，毫不羞涩地赖在母亲怀里，霸道地占住母亲的乳房，稍有不满意即肆无忌惮地哭闹。在婴儿那里，依赖父母乃是天经地义——他的躯体仿佛是父母的。人们时常看到孩童活蹦乱跳，欢悦地享受生命。但是，这时的孩童并未意识到对于自己的责任。他们毫无芥蒂地欢笑和索取，这种完全的信赖源于完全交出了自己。他们的胳膊、大腿和脑袋瓜是由父母代管的，一旦有了伤痛，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要求父母解决；他们每一天都在为父母吃早餐、念书、换衣服和打针。一些人甚至在成年之后仍然

保留着这样的心理残迹：他们的自虐和自杀即是通过损毁自己的躯体让亲人伤心。

然而，好日子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人们慢慢回收了自己的胳膊、大腿，开始为自己的舌苔和胃口挑选食物。人们明白痛疼是不可分担的，也明白躯体的快感只能独享。伴随着父母的逐渐衰老，人们脑子里的一个观念越来越坚硬：我是我自己的。这时，他的每一块肌肉都注满了责任，他懂得了守护自己。如果说，孩童的享乐表现了无意的自私，那么，这时他的自私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为了自己，他开始有了深刻的忧愁和畏惧，并且知道了踌躇和嗟叹。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觉悟的时刻：他成人了。

卡夫卡说过一段十分玄妙的箴言，意味深长：

“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

## 谈 裸

显然，裸体是一个令人亢奋的话题。这个话题为沸沸扬扬的纷争所围绕。裸体涉及裸体运动、裸泳、裸奔，涉及艺术家工作室里的模特儿、人体画展，涉及银幕上的裸体镜头和 X 级影片、刊物杂志上的裸露明星以及舞台上的脱衣舞，涉及性、礼仪和窥淫癖。因此，我又怎么能对这个话题视而不见呢？

可是，今天的人们只能在服装的背景下面谈论裸体。人类的童年已经逝去。人类为自己设计了无数服装款式，男女老幼的躯体被修饰得美仑美奂。但是，这样作的代价是，人类无法再像古希腊人那样坦然地看待裸体了。丧失了原始的天真以后，裸体不再是一种

轻松而又适意的举动。公众眼里的一个赤裸的躯体不会如同一棵树、一枝花或者一块石头那样自然无邪。这时，归返于自然之状的躯体却显出了种种特别的意味：挑逗、淫邪、叛逆、无礼、放浪——当然还有肉体之美。人类仿佛已经将服装作为躯体之上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裸体的意义也只能在服装的语汇系统之中得到反向的解释——这就像会谈开始之后，沉默不语同样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一样。

这样，裸体不是先于服装的自由状态；裸体无宁说是躯体与服装的抗衡。肌肉、腹部、性器官企图从服装之中突围而出，自如奔放地袒露在阳光和空气之中。但是，这样的企图遭到了服装社会的强烈抗议。许多人认为，未经服装处理的裸体可能产生一种异常的吸引力，尤其是性诱惑。人体的直立致使性器官正面暴露，于是，观看裸体将使性欲急速积累。这可能诱使淫乱的大规模泛滥。不能说这是无稽之谈。但我仍然有理由作出一个追问：是裸体的吸引力导致了服装的遮蔽还是相反——是服装的遮蔽使裸体产生了吸引力？

当然，裸体的信徒曾经竭力在服装社会的抗议中挣扎。许多艺术家伸出胳膊圈住一席之地，他们不惜为人体艺术的权利争得面红耳赤。自不待言，艺术家的基本立场不是回归自然，而是皈依美学。他们欣喜地从裸体之中发现了美学理想。罗丹赞叹地说过：“一位伟大的雕塑家，一位非狄亚斯，在人体轮廓的壮丽的节奏中，能够看到神的智慧散布在整个自然界里的静穆和谐；单是一般躯体，十分匀称、稳定、健美而有神采的躯体，就能暗示他支配世界的全能的理性。”可是，裸体的美学保护势单力薄。这个时代的号召仍然是政治。于是，裸体的信徒终于将问题提到了政治议席上。一个裸体协会的领袖宣称：“战争起源于贪婪、嫉妒和衣服。”这样，他似乎跃跃欲试地想将裸体问题列为联合国大会的辩论题目。

按照我的想法，提交种种有利于裸体的理论之前，首先应当想

到的是裸体的快乐。裸体是一种松懈，一种逍遥，一种无拘无束的天然之境。解除冠带的捆绑，放松躯体的每一个骨节；将睡未睡之际，微风抚过每一寸肌肤，何等的惬意乐事。许多人喜欢沐浴，这肯定包含了裸的享受。只有裸与水才能达成最大默契。裸泳可以使这一点更为强烈。裸的全面敞开与水的完整接触将使躯体产生融化之感——一丝不挂的躯体仿佛要分解为一个自然的元素返回水。我想到了福楼拜——这位天才的作家让水萦绕在他的小说里。福楼拜喜欢温水澡和蒸气浴，这可以让他恬然遐想，身上所有的毛孔都舒适地张开来；福楼拜甚至用不无色情的比喻描写游泳的快乐——“我在浪里翻滚就像成万个乳房触摸着我全身那样。”在他那里，裸体驾驭液体是爱的前奏。事实上，裸是揭下躯体与自然之间一层薄薄的布幔，让躯体与自然汇成一片——这就像婴儿返回母亲怀抱一样快乐。据说，性感明星麦当娜曾经宣布，她认为最困难的事就是将脱下的衣服重新穿上去。我猜想，除了性感挑逗之外，这还可以说是一种享乐主义的宣言。

或许，没有人能拒绝裸体之乐。但许多人仅仅愿意承认，裸是一种秘密体验的私人快乐。裸体不该出现于公众场合，成为一个人的社会形象。让裸体承受异己的陌生目光，一个人会强烈地感到自己的脆弱。丢弃了服装如同丢弃了社会文明的庇护，任何轻微的敲击都会引起巨大的羞愧。一具再强壮的裸体也无法在衣冠楚楚的人群面前气宇轩昂。所以，人们时常用“当众剥光”的比喻形容无比的难堪。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浴室是那些八面威风的官员和名人所忌讳的场所。当众除去服装，呈露千人一面的裸体，他们的威风还能寄寓在哪里呢？这个时候，人们才能充分意识到服装为躯体附加了多少内容。即使尊为帝王，一旦剥去了服装，他亦将成为让人耻笑的一具肉身——这是《皇帝的新衣》这一则寓言的潜台词。一位作家记述了孩子手术之前脱下衣服的那个片断，抛出服装社会的躯体顿时显得那么可怜：

麻醉剂开始作用，孩子的意识渐渐模糊了，他嘴里还喃喃重复着刚刚认识的几个字：“更衣室”、“更衣室”，边说边困的样子十分逗人。护士过来，帮忙迅速褪去了孩子的服装，将孩子躺上手推担架床。孩子睡着了，赤裸着侧卧在一块红色毛毯上，他的躯体离开了衣服之后小了许多，显得瘦弱而无助。就是这具赤裸的躯体要去承受手术刀吗？刹那间我热泪盈眶了……

如果服装成了进入社会的标志，这时，一些叛逆者可能通过裸体表示出对于社会身份和社会等级的蔑视。魏晋许多著名人物的裸体宣喻了他们的精神姿态。诸如阮籍、王澄、王羲之等均为恃才傲物之辈，袒胸露腹而睥睨天下：

阮籍嗜酒若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袒述于阮籍，谓得大道之术，故去中帻、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巢子。凉衣拘阂树枝，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袒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帐衣，诸君何为入我帐中？

当然，至少在目前，裸体的时代并未来临。阮籍、刘伶或者麦当娜只能存活在古今传奇之中。尽管如此，裸体却作为某种尺度潜入

服装系统,成为服装款式的一个秘密参照。典雅的服装尽量远离裸体,典雅的涵义似乎就是,让颈部以下的皮肤完全密封起来;相反,开放式的服装却一步一步迂回地向裸体逼近,开放的程度与逼近裸体的程度成正比——直到服装消亡为止。所以,裸体是当今服装系统的一个诱惑,同时又是服装开放的最后一个界限。

## 面容意识形态

—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应帝王》

人的面容让我深为迷恋。这个方寸之域是人类躯体之中最为奥妙的部位。面容不仅强烈地诱惑着画家、雕塑家、美容专家或者面相学家；在远为广泛的意义上，面容隐含了诸多重要的文化命



题。无法查究面容的概念形成于何时。面容为人类带来了什么？这是一个令人遐想的问题。如果从反面利用一下庄子的寓言，我可以这样说，面容的诞生使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人类昂起头颅，相互交流面容，这是人类组织的一个重要环节。面容的意义在现代文明之中有增无减。从镜子、化妆品、证件、书籍的扉页、广场周围的巨幅画像、货币、通缉令、纪念邮票以及种种明星广告之中，我都察觉到文明对于面容的嗜好和尊重。这种嗜好和尊重无疑得到了法律的有力支持。法律明确保护个人肖像权；毁容将遭受倍加严厉的惩罚。有趣的是，法律本身也曾将某种程度的毁容作为惩罚手段。这可以追溯到古代刑罚之中的“墨”，或者“劓”。

我未曾作出统计，一个人终生可能识读多少面容。如果站到都市的地铁站口，顷刻之间就能见到不计其数的面容：俏丽的，机灵的，聪慧的，阴险的，衰老的，丑陋的，纯洁的，神采奕奕的，容光焕发的，得意忘形的……人们常常对一个事实的意义熟视而无睹：每个人都拥有一张与众不同的面容。这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后果：面容成为个人的固定标记。个人的风度、装束可以变易，个人的职务、名誉、财富可以升降沉浮，唯有面容始终如一。面容的出场不啻于一个庄重的告示：面容之下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躯体。于是，面容享有躯体全权代表的资格。这使面容成为指代个人的符号进入社会。昆德拉说：“人类样品的序号就是面相，即各种面部特征的组合，它纯属偶然，却不可重复。”面容作为符号开始启用之后，人类生存的自在状态深刻地改变了。

任何符号都不是自足的。面容成为符号之后，它的关系范围立即超出了个人躯体——面容很快被组织于种种更大的符号体系之中，面容的意义必须接受这些符号体系的规范。如同解读一个语句必须谙熟相应的语法一样，识读面容同样必须谙熟相应的代码。这时，我惊异地发现，围绕面容出现了诸多代码。我回想到曾经用以形容面容的一连串词汇：俏丽的，机灵的，聪慧的，阴险的，衰老的，